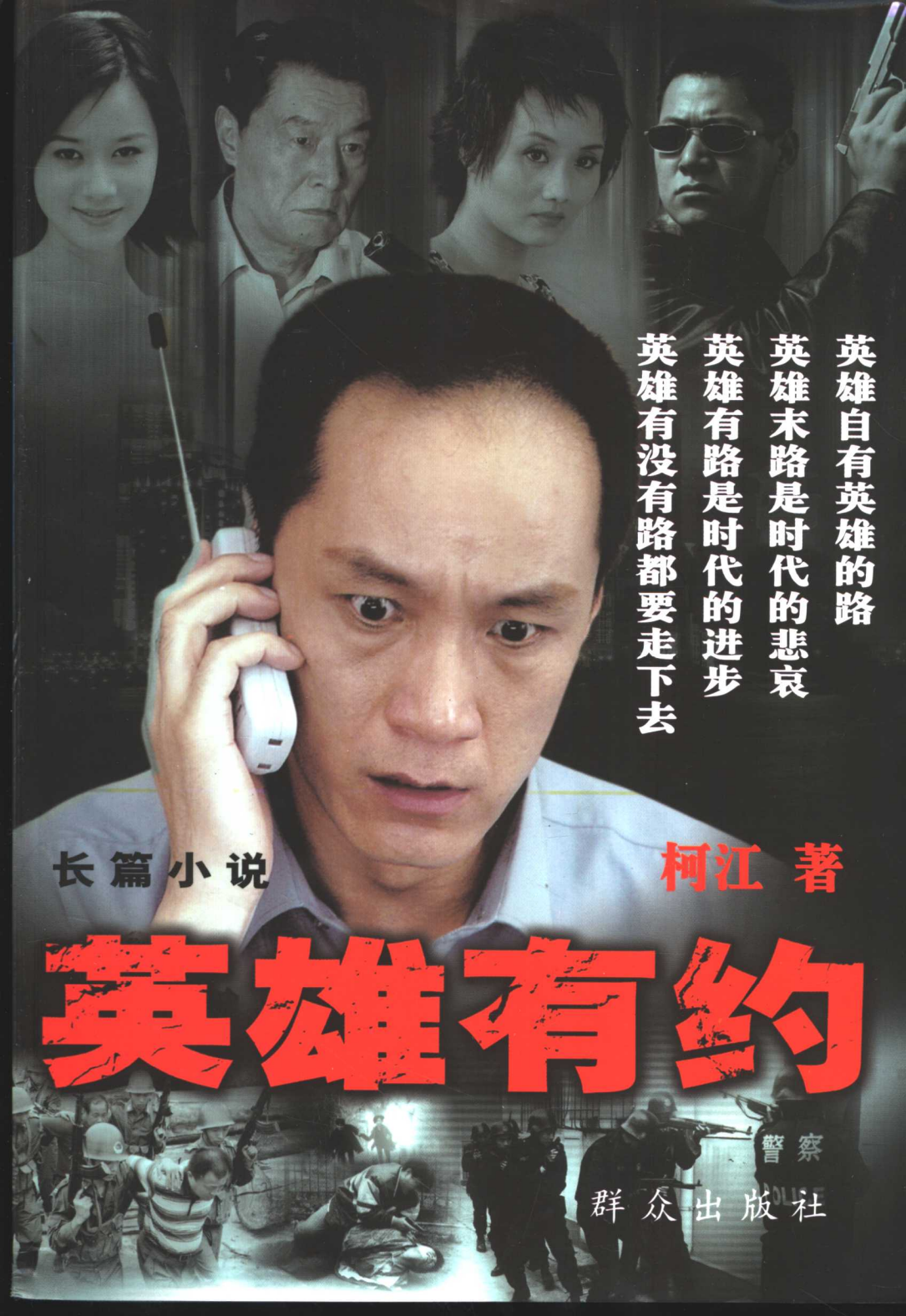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英雄自有英雄的路
英雄末路是时代的悲哀
英雄有路是时代的进步
英雄有没有路都要走下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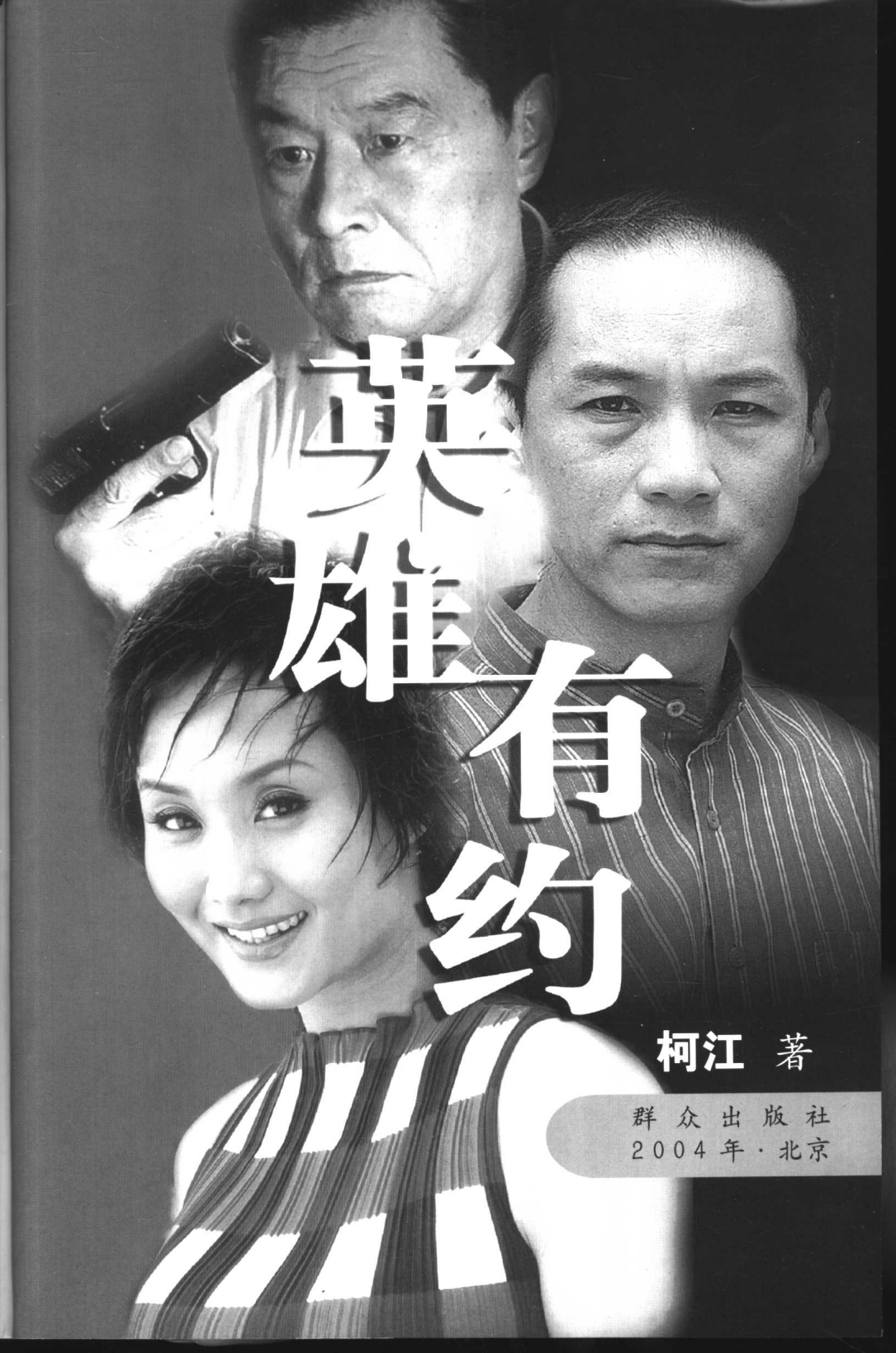
长篇小说

柯江 著

英雄有约

警察

群众出版社



英雄有约

柯江 著

群众出版社
200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英雄有约/柯江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4. 6

ISBN 7 - 5014 - 3215 - 5

I. 英… II. 柯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56528 号

英雄有约

著 者: 柯 江

责任编辑: 张 曙

封面设计: 郝大勇

责任印制: 连 生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 100078

网 址: www.qzCBS.com

信 箱: qzs@qzCBS.com

印 刷: 北京京安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 411 千字

印 张: 14.875

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 - 5014 - 3215 - 5/I · 1362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: 2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

1

司马田再也没有想到，他真的还会回到安平。

安平是他中学时代的全部日子，当他决定离开安平的时候，安平已给他种下心痛和忧伤的种子。那年，他刚刚十八岁，他突然跑到地委庞副专员那儿，要求去当兵。庞副专员是他父亲的老战友，庞副专员问他为什么要当兵？他说，不为什么，就是想当兵。庞副专员又提醒他说，你想当兵就应该去考军校。他却犟着说，不！先当兵再说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司马田心里就一个念想：快点离开安平！

他走的那天，同学们都还在玩命地复习，准备高考，只有同桌胥丽英一个人跑来送他。他很奇怪，他说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去当兵，你怎么知道？胥丽英怪怪地笑着说，你的事瞒不过我的。他抬起头盯着胥丽英，半天不说话。胥丽英哼了一声又说。看什么看？你悄悄地去当兵，我知道为什么？你是为她，胡晓燕。

“我再也不回安平了。”司马田发下毒誓。

“没用的，你迟早还是要回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为什么，是命。”胥丽英斜着眼看他，眼角有些湿润。

“我不信命。”司马田丢下这句话后就走了，他一走就是十八年。司马田的心是硬的，在这十八年中，他有很多次机会重返安

平，但他都没去。甚至连想都很少想到安平。

安平让他烦。

事实上，司马田只当了八个月的兵就进了军校，经历了十年的军旅生涯后回到了地方，幸亏有庞秘书长（庞副专员后来升任省委秘书长）的帮助，他才进了省府大院。之后，他像一只缓缓上升的潜力股，稳中渐涨。从副主任科员一路登上了处长位置，遗憾的是，机关民主推选省管候选干部（第三梯队），他满以为会有他的份儿，没想到四个候选人当中就落下了他。他有点难受，平时大家都说他年轻能干，才华出众，又有人缘，前程大好，这次肯定上个台阶，怎么到了关键时刻却没了他的份儿。尤其让他心寒的是，大家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向他表达了要选他，结果却落下了他。

比起落选省管候选干部来说，妻子因病去世是又一个打击。妻子早早地去了，给他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豆豆。

妻子在的时候，家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牵累，他把他所有的精力扎在了他的仕途上，妻子去了，他一下子感到了家的累重，尤其是早早没了妈妈的豆豆。

司马田过起了又当爹又当妈，忙完工作又忙家的日子。

没了妈妈，豆豆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。

豆豆不仅长得像妈妈，倔倔的小脾气也像妈妈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豆豆还落下个过敏性哮喘的病根，三天两头上医院打针，豆豆永远也忘不了，针头插在小屁股上，疼得她龇牙咧嘴时，妈妈总是微笑着对她说：“豆豆，不要看针，看窗外的远山，看山下的小河，心里想着树呀鸟呀，水呀鱼的，就不疼了。”豆豆就顺着妈妈的思路去看去想，果然，小屁股还真的不疼了。豆豆怪怪地问妈妈：这是为什么？妈妈告诉她说，这叫疼痛精神转移法。

医院的护士们常常指着豆豆说，豆豆是在她们医院里长大的。

在妻子去世的日子里，司马田常常想着妻子在世的好处来，家务活，豆豆看病，上小学校，逛商场……什么事都由妻子去忙。现在好了，这些零零碎碎却又十分具体的家事，加上单位里的急事大事，一股脑的全压在了司马田这个大男人身上，开始还真的有些顶

不住，好在司马田是军人出身，适应力极强，常常用简单的手段处理复杂的问题。在单位，他抓大放小，权力下放，充分发挥大伙的才智和主观能动性，既放松了自己又颇受处里同事的好感；在家里，他对豆豆进行行为习惯的训练，从起床穿衣、刷牙、洗脸、梳头上厕所，一直到吃饭上学、做作业学琴，锻炼身体……实行准军事化生活。豆豆却恨恨地说：老爸搞的是魔鬼训练营，而她，是惟一的受训人。

妻子去世前，豆豆的外婆从西北高原一个偏远的市城来照顾，妻子去世后，豆豆外婆见司马田忙得脚后跟都朝前，便提出想把豆豆带回西北老家去抚养，被司马田一口回绝，理由很简单：一是北方很冷，豆豆落下的过敏性哮喘不能适应；二是豆豆也到了上学受教育的年龄，而那里的教育质量，不知要比这座长江下游发达的省城差多少倍；第三是舍不得，毕竟是自己带大的女儿。妻子在的时候，司马田对豆豆像天下所有的父亲那样，亲近而不尽心，关怀而有些溺爱，一句话，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妻子一去，他倒真得觉得豆豆成了他的惟一。有几回，豆豆放学，司马田来不及接她，豆豆就呆呆地站在小学校门口，一直等到大天黑，突然有了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。

司马田奇怪地发现，妻子在的时候，豆豆怕自己，妻子走了，他不知为什么有点怕起豆豆来了，尤其是豆豆一遇上委屈的事儿，哭着腔要妈妈时，司马田就发呆，就有些心虚。

城市的早晨总是热气腾腾的，马路上车多人杂，正是上班高峰时间。

上班族骑着各式各样的自行车、轻摩踏板车、助力车、电动车挤在慢车道上，互不相让，碰上这种情形，骑车的反而不如走路的快了。

司马田骑着轻摩带着豆豆缓慢行驶在马路上，豆豆急得直捶司马田的后背，嚷嚷要迟到了。司马田一脸焦虑地左冲右突，豆豆突然又拍了拍司马田的肩头喊了起来：

“老爸老爸，你看王楠老师今天多漂亮！”

“坐好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”司马田狠了豆豆一声。

“凶什么凶？”豆豆不满地嘟囔。

司马田嘴上狠着豆豆，眼睛却不由地向路边一瞥，看见王楠老师斜坐在一辆摩托车后座上，她没有戴头盔，一只手挽着开车青年的腰，一脸的春风。王楠一抬眼，正好与司马田投来的目光相撞，她很自然地向司马田送过一丝迷人的浅笑，司马田心头一震：几天不见，这个小王老师还真的越来越漂亮了。

在省府小学校门口，司马田熄火停车，他摘下头盔，正准备让豆豆下车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司马田急忙掏出手机，看了一下显示号码：“喂……是我司马田……哦，李秘书……什么？哎，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这可是你的职权范围，再说……啊？”司马田刚想开脱，突然脸色一暗说：“是庞书记要我弄？什么时候要？今天中午前？怎么可能？这么重要的讲话……喂，喂喂……”

对方没听完司马田的申辩，就粗暴地挂了机。司马田收了手机，一脸的郁闷。坐在车后的豆豆实在等得不耐烦了，就自己往车下爬，一个脚没站稳，一屁股跌在地上。

“你急什么急？”司马田训斥道。

正好路过的王楠眼疾手快，一把将豆豆从地上拉起。

王楠带刺地说：“喂，大处长，光顾着打电话，连女儿都不要了？”

“是王老师，真对不起……”司马田尴尬地一笑，转向豆豆说，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小手都摔红了。疼吗？”

“疼……”豆豆带着哭腔。

王楠拿起豆豆的手边揉边说：“这算什么，我们豆豆很勇敢的，噢，告诉爸爸没关系的。”

豆豆把小手递给司马田，咬着牙说：“老爸，我不疼，真的，一点也不疼了。”但随即又咳喘起来。王楠赶紧上前，用手轻揉着豆豆的胸脯，并用责怪的眼神横了司马田一眼。

“怎么啦？是不是没吃药？”

“嘿嘿，家里药刚吃完，我下了班就去拿……”

“这哮喘的药怎么能断呢？”

“本来是想上班就去拿来的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单位有急事，是吧？”

“我，我这就去……”

“算了吧，拿来。”王楠向司马田伸出一只秀美的手。

司马田一愣：“什么？”

“装什么装，医疗证给我。”王楠边接过司马田递过来的医疗证说，“这又不是第一回。”

司马田感激地连连说道：“那是那是，谢了。”

王楠说：“拿什么谢？”

司马田又是一愣，正找不着词，豆豆在一边起哄说：“对，拿什么谢，老爸光说不练。”

“练练练，老爸一定练。周末上红泥西餐……”司马田说着发动了轻摩，一加油门，蹿上了马路。

司马田匆匆赶到省府大楼，一头扎进自己的办公室里，打开电脑，熟练地敲击键盘，他很快投入到庞副书记的讲话稿里。

给庞副书记写讲话稿是司马田的拿手活。老机关都知道，给领导写稿子，最难把握的不是怎样写得好，而是怎么把握好领导的报告风格，所谓一个领导一种风格，这风格说白了，就是你了解不了解领导的思路，对不对他的脾胃，对口味了，就容易过，不对口味，写死了也白搭，弄不好还说你文字不过关，把你打入冷宫。司马田不仅能把握住庞副书记的报告风格、特点，连庞副书记的学养以及思维方式、工作作风等等都非常熟悉的。毫无疑问，这当然归功于他给庞副书记当过秘书，其实更重要的却是他一直受到庞副书记关照，这种关照不仅仅是官场上的，而是长辈对晚辈的那种。

司马田是庞副书记关照的人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尽管司马田已经调离了庞副书记分管工作的辖区，但这种官场的惯性力度丝毫未减。其实在司马田看来，庞副书记是他的长辈，

更是他的领导，与其说他得到庞副书记的关照倒不如说得到了很多指教，而正是这种指教使他在机关立住脚，并有了今天的位置。

司马田在机关里给人的印象是正派、诚实，能吃苦，有能力，乐于助人，有个性，但有点张扬。就这一点，司马田吃过一些苦头。后来，他在一位老处长的指点下，有所改变，但收效不大。记得他刚到机关不久，凭着年轻和才气，干活很卖力，也很冲。使他不明白的是，他辛辛苦苦地干，甚至拼命拼出来的工作成绩却得不到什么好，有时还遭到个别人的明枪暗箭，弄得他好长时间不知道自己错在哪？浑身的没精神。后来，他遇上老处长，老处长对他说：“你没有错，错的原因是你在的地方叫机关。”司马田听不懂。老处长继续说：“机关就是机关，不是和风细雨的港湾，而是暗藏杀机的险滩。”

老处长不无感慨：“你没做错什么，但你确实有错。错就错在你只顾你自己干活，而不管别人干不干活，你只顾拉车不顾看路怎么行？”

司马田觉得老处长讲得还是不太清楚，老处长就进一步解释说：“不是你干得好不好，也不是你影响不影响别人，而是，你的干得好，就是别人的不好，你的存在就是在影响别人，你的成绩就是别人的障碍。总之，你不能比别人好。所以你要想在机关混下去，要混得好，就得学会藏着、不张扬，就得学会夹着尾巴做人，就得学会当儿子做孙子，甚至得学会拍马屁……”末了，老处长深有感触地又说，“其实，真正能去拍马屁，并拍好马屁的人也很了不起，至少他能委屈自己，至少他能厚颜无耻，甚至了出卖自己，这多不容易啊。”

一次，司马田与老处长聊起领导到底喜欢用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时，老处长很哲学地告诉他说：“愚蠢的领导是一手抓，只抓奴才。奴才听话，以他为中心，为他存在，为他服务，是他的奴仆。但工作上不去，弄不好塌台，一不留神断送了前程。而聪明的领导是两手抓，一手抓奴才，一手抓人才。奴才为他服务，满足他的个

人需求和欲望，人才却帮他做出了工作实绩，捞到了名声，不仅稳坐交椅，说不定还能步步高升。”

司马田又问老处长：“你这么精通机关道道，怎么快退了还是个处长？”

“很多事等到明白了，就晚了。”老处长却用调侃地口吻说，“他老了，他已经走完了机关之路，而年轻人才刚刚开始。”他最后很经验，也很知己地告诫司马田：“干活的人永远搞不过不干活的人，因为干活的，心思精力都放在了干活上，而不干活的人却把心思精力放在了搞人身上。所以，干的不如不干的，不干的不如干人的。”

老处长的告诫对司马田来说基本没大用。司马田就是司马田，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，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。不过偶尔也会回味老处长的话，尤其是藏着和不张扬这两个词，他觉得值得研究的。

司马田是幸运的。他走得很正，也走得很好。老处长说：他得益于他的老领导庞副书记的提携。

司马田却认为他的进步，得益于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。时代需要真才实干的能人。老处长听了就刺他说：“要不是有这么一层关系，你顶多是个副处级。真才实干算什么？机关的塘口深得很，藏龙卧虎，人才多得去了，什么干不成的却大有人在。”这一点司马田是相信的，他自己处里就有一位，做了整整二十年的副处长也没能扶正。直到退了还是个副处长。他记得那天与副处长交班时，副处长感慨自己的机关生涯说：“当你年轻的时候，人家说你不够成熟，当你成熟的时候，人家又说你超龄了。机会就这么一次次丧失掉了。”他告诫司马田要抓住上升的机会，不要走他的老路。

司马田的手指在电脑键盘上飞快地游动着，思如泉涌，庞副书记的讲话稿已接近尾声，房门一动，科员小丁笑嘻嘻地推门进来，喊了一声处长。

司马田头也没抬地问：“什么事，小丁？”

小丁说：“是关于今天到下面送扶贫物资的事，该怎么办？”

司马田说：“什么怎么办？不是吴处负责的吗？”

小丁说：“吴处突然病了，在医院挂水。”

司马田说：“沈处呢？请他跑一趟。怎么样？”

小丁又说：“沈处陪主任去接待重庆市政府的考察团了。”

司马田手指停了下来，他看了一眼小丁，若有所思，却欲言又止。

小丁瞄了一眼司马田，用讨好的口吻建议道：“要不，跟老处长商量一下，请他牺牲一下？”

司马田摆了一下手说：“老处长已经退了，下去不合适……算了，别烦他。”他点了一下鼠标，存好刚打的文件，随口问道，“今天是星期五吧？”

小丁忙说：“是的。”

司马田站了起来，不由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忙你的吧，这事儿我来办吧。”

司马田打好文稿，急匆匆走进庞副书记的办公室。

庞副书记情绪很好地正与什么人通电话，见司马田来了，做了一个随意坐的手势，继续聊着。司马田把那份文稿放在了庞副书记的桌前，微笑着站在桌边等候。庞副书记看了一眼文稿，想结束电话里的谈话，便一连说了三个好，对方才挂了电话。

“稿子好了，请首长审阅。”

庞副书记喜欢司马田喊他首长，而不是什么书记，他觉得首长这个词总比书记要顺耳，要好听，也尊贵一些。庞副书记将文稿推到一旁，用非常亲切的口吻对司马田说：“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坐，司马。”

司马田退后两步，落座沙发，有点局促地说：“只给半天时间，紧赶慢赶的，太仓促了。请首长批评指教。”

庞副书记笑吟吟地离开自己的靠背椅，坐到了司马田近旁的沙发上，自己点上一支烟说：“我就喜欢你的急就章，有激情，有内容，有节奏，不像小李他们这些拿博士硕士的秀才，太书生气了。”

司马田笑了一下：“我还是很羡慕李秘书他们的，功底扎实起点高，像我这样的，过去读书太少了，现在紧补慢补的都跟不上趟。”

“司马，你也别谦虚了，学位不能代表能力，经验和实践也是非常重要的噢。”庞副书记叹了一口气接着说，“唉，要不是为了你的前程，非把你再抓到我身边干几年不可……哎，说说你，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好像有点情绪吗？”庞副书记点着一支烟，“年轻啊，一点委屈都受不了。不就是推选省管干部没选上吗？啊？机会多的是，要学会等待。啊！好了，今天不说这个，说说你最近的日子怎么过的？”

“日子？日子就这么过呗。上班下班，送豆豆接豆豆……”

“哎，你这家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谁问你这个？哎，对象找好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没空啊。”

“你不要太挑剔，挑花了眼啊，豆豆可不能老没妈妈，还有你这家里没女人可不像个家哟，整天乱糟糟的，到头来也会影响工作的。”

“嘿嘿嘿，老领导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？再说这找对象也不是说找就找得到的。”司马田憨憨地笑了笑。

“哎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——我这老头子说了也是白说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，您说的话，我当然要听。”司马田看了一眼手表，作了一个起身要走的动作。

“你干什么？慌里慌张的样子……别人都巴不得在我这里多留一会儿呢，你倒好，你呀！”庞副书记抬手点了点司马田。

“不是，老领导，我下午要送扶贫物资去安平市。”

“哦？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一批先进的造酒设备和检测仪器，是一个外商捐赠的。”

“哦，这批设备我知道，还是我指定给安平的呢。安平市是我

和你爸落难的地方，那儿的乡亲们对我们不薄啊！”庞副书记掐灭了烟头，“人啊，讲的就是个良心，能为他们做点事就尽量做吧。唉，司马，你父亲去世太早了，我们当年还约定，退休以后去紫琅山种种山货，打打野味，颐养天年呢。哎，我说司马，你有好久没去过安平了吧？”

司马田望着庞副书记大动感情的脸色，回答说：“我，从当兵出来就再没回去过。”

庞副书记有些责怪地说：“那就更应该去看看了。你快走吧，回去准备准备，我不留你了，不过，明天就是周末，豆豆怎么办？”

“豆豆，没问题的，反正是双休，我带她一起走。”

“那也好。”庞副书记走到办公桌边，拿起电话说，“我给安平的张市长打个电话，关照一下。”

“不不不，不麻烦了，已经通知他们俞书记了。”

司马田离开庞副书记的办公室，情绪怎么也提不起来，他没有想到，一提到安平，庞副书记还是那么有感情，那么激动，而他却恰恰相反。

司马田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当庞副书记感慨安平的时候，安平市里却酝酿着一场惨案。

差不多就在同时，安平市招待所服务员小菊看了一眼大钟后，便像往常一样地去给市委一把手俞书记送药。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到俞书记的房门口，敲了敲门。然后，推门走了进去。

市委俞书记正坐在写字台前，脸色阴沉。他没有抬眼看进屋的小菊，而是把目光定格在台面上搁着的几份写有“保密”字样的文件上。

小菊将药盒放在了写字台上，转身又倒了一杯白水，然后轻声地说：“俞书记，您该吃药了。”

俞书记没有反应，好像眼前根本没这个小菊。

小菊怯生生地走到俞书记身边，声音稍稍大了点地说：“吃药了，俞书记。您没事儿吧？”

俞书记突然爆发地一拍桌子喊道：“吵什么吵？出去！”小菊愣了一下，用非常吃惊的眼神看着俞书记，嗫嚅地不知想说什么，转身欲走。

俞书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口气缓和地对小菊说：“小菊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先出去，啊？”

小菊看了看桌上的药，还想说什么，终于没敢出声，便悄悄地退出房门。给俞书记送药以及提醒俞书记吃药是小菊分内的事情，这是招待所给她的工作任务。俞书记家在外地，一个人住在市招，年岁大了，患有严重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。由于工作忙和市委一把手的压力，俞书记常常忘记吃药，招待所就安排小菊照顾他。

小菊走了后，俞书记有些吃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他神情恍惚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在他领导的这个贫穷市，在他的鼻子底下，会发生几百万资金流失，而且不知去向，而与这件事有关的却是他一向信任的市长张嶙山。他不相信，也不敢相信，这位一贯作风严谨，口碑好，有威信的老同志会跟这种事情牵扯在一起，这太危险了。俞书记望了一眼桌上的材料，脸色铁青，呼吸急促，嘴上却连连说“没理由，太没理由了”。可是，眼前的材料又使他不得不疑虑重重。

终于，他神情凝重地拿起了电话。

此时市长张嶙山，正在风光优美的紫琅湖边，他情绪极好从轿车里走了下来，并在政府办公室主任卜保平等干部的簇拥下，检查紫琅湖的养殖业。他们一行人走到了湖边，望着成片成片的围网养殖和正在浅湖拉鱼的养殖户们，有说有笑，指指点点。镇党委书记刘振生一脸讨好地向张市长作现场汇报，说他们镇党委如何领导农民们开发湖水资源，围网养鱼养蟹，发展水产养殖，脱贫致富……张嶙山嗯嗯啊啊地听着，突然兴致很高地将裤腿卷得老高，一迈腿下了浅湖，向正在作业的养殖户们打招呼，边趟过去帮助拉网。

市长下水拉网的举动，使随行的众人手忙脚乱起来，大家也不得不下了水，一时间，浅湖拉网作业的局面显得额外热闹。

张嶙山站在水里，正在与一位抱着大鱼的农村大姐说话，兜里的手机响了。他在衣兜上擦了擦打湿的手，掏出手机，看了一下号码，眉头皱了一下，边接手机边向岸边走去。

张嶙山赤脚踏水，听起电话：“喂，喂，是我，老书记吗？我是老张啊……”他习惯性地向左右看了一眼，当他的目光与卜保平碰上时，卜保平似乎很敏感地别过脸去，假装在看远处的湖水。

“老书记，你讲，我听得见，听得见……现在干什么？噢，我正在紫琅湖开现场会，商量如何开发紫琅湖资源，大面积发展水产养殖的事。什么？嗯，嗯，我一结束就去你那里。”

张嶙山收了手机，面色严峻。他抬眼向远处望了望，紫琅湖面的粼粼波光，令他有些眩晕。他忍不住用手扶了一下发晕的脑袋，并向卜保平招了招手。

卜保平连跑带颠地到了张嶙山跟前，轻声地问道：“张市长……您怎么啦？”

张嶙山回头逼视着卜保平，压低嗓音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们做的账有严重问题，你要负责的！”

卜保平愣住了。

张嶙山又向刘振生招了招手，招呼他说，现场会至此结束，准备打道回府。刘振生立即大呼小叫，让大家赶紧收工上岸，末了，他让人带上几条大鱼，说是晚上要好好陪张市长吃肥鱼，喝老酒。

张嶙山走在前面，刘振生等一行人跟在身后，不一会儿，湖边安静了下来。

卜保平没有走，他呆呆地还站在原地。他知道他们的事要是让俞书记把到了命脉，肯定是死定了。那个账目的数字太大了。他掏出手机，撇了一个号码，他喂喂了两声，说：“出事了！刚刚知道……还是被那个老不死的发现了……”

卜保平收了手机，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了上去。

卜保平没有跟张嶙山、刘振生回镇政府，更没有心思去吃什么大肥鱼、喝老酒，而是自己开着一辆桑塔纳 2000 直奔市里。